



死者而賤生者也。故梁傳曰：君何也？成也。之為君所以重商人之弒也。商人其不以國氏何也？未以嫌代嫌也。舍之不日何也？未成為君也。

州吁弒君則以國氏商人獨稱公子何也以國氏者

累劣偽及乎上稱公子者誅止其身夫州吁寵愛有

匹嫡奪正之漸莊公養成其惡而莫之禁至於弒逆

則有以致之矣故曰以國氏者累及乎上按左氏魯

叔妃姬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商人心知其

孤危寡特可以取而代也於是驟施於國而多聚士

然則商人弒逆出於其身之所為而非昭公有以致

之也故曰稱公子者誅止其身舍未踰年而成之為

君者穀梁子曰成舍之為君所以重商人之弒也





特書字而季子來歸不書出奔蓋為此也  
以子哀為昭公之子若子糾子同之類然見父之節  
舍之而去未必書子或又以為宋公疾子子姓哀各  
然諸國之臣未有以國姓為氏者當從子哀書字為  
是

###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

齊君舍魯之甥也商人弑舍固忌魯矣魯使單伯如

齊齊人意欲辱魯故執單伯并子叔姬而誣之以罪

齊人誣單伯以淫子叔姬而并執之不

言及者不可及也兩書齊人執者以明單伯子叔姬

之無是事也則而言之若二事焉所以重齊人之罪

也明年書單伯至自齊又書齊人來不稱行人公羊

歸子叔姬則知齊人執之者誣也所謂以已執之者

單伯自

單伯自

單伯自

單伯自

單伯自

單伯自

單伯自

單伯自

云道淫也穀梁云私罪也皆非也  
元年至今已八十餘年未必一人或其子若孫歟  
孫同稱士伯而家父仍叔詩序皆有之或出稱之也  
春秋因其本稱而稱之若高子昆  
也公穀云道淫乃齊之詆辭耳

齊人執子叔姬齊人執子叔姬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

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子叔姬齊人執之文執子叔姬

執者為或稱行人或不稱行人而執者以其

事執也不稱行人而執者以已執也單伯之罪何道淫

也惡乎淫淫乎子叔姬然則曷為不言齊人執單伯及

子叔姬內辭也使若異罪然則曷為不言齊人執單伯及

齊齊人執之齊人執子叔姬叔姬同罪也齊人

執君之惡已顯而執叔姬之事聖人不獨罪商人也齊  
人不討賊俱此面事之又敢執其君母齊之人均有罪  
焉故曰齊人  
子叔姬者齊君舍之母也弑其君執其母皆商人所  
為而以為齊人執之何也商人弑君之罪已顯而齊



者自督弒殤公諸侯受賂失賊不討使秉宋政及其後世繼掌兵權春秋之所禁者故傳法載其承命亞旅之詞而經書曰宋司馬華孫來盟其曰華孫猶季孫叔孫仲孫臧孫之類家氏曰書華孫者著其為華督之孫如武氏子仍叔之子不書名者義不繫於名也不稱使以是專行定無君矣禮氏曰檀權專國不君其君緣其不由臣因曰無君不言使自請之也求盟故直書宋司馬華孫來盟以罪之家氏曰穆襄之族連歲為亂翦君之羽翼幾盡遂奉公子鞠因襄夫人犬樹黨與為篡奪之計昭公僅離靈罟而已華孫蓋公子鞠之黨豫自結於諸侯以免討其不稱使言不以君命至也禮氏曰來盟不稱使者三其權皆在來盟之臣然魚完能服齊桓之義萬子能定魯國之難聖人皆予之華孫專權結好於鄰國而不能免昭公於亮前則罪也孟子曰所謂故國非謂其有喬木有世臣之謂也春秋此義其欲後

世以賢者之類功臣之胄為世臣然後委之以政乎

禮氏曰宋自信公曾諸侯于薄澤宋公之後未嘗與曾通問今華孫來結盟以尋舊好禮氏曰左氏云宋華孫來盟其官皆從書曰宋司馬華孫貴之也非也周之禮經諸侯相聘其使介有常數矣不聞其官皆從以為為也禮氏曰張氏用高郵孫氏曰昭公聞亂國事廢弛大臣外奔耦懼鄰國因間以謀其國於是請來盟以結好而紓難宋大夫書於經多矣惟三人以官舉又皆在昭公之世豈非節義之士因世亂而後顯其來出於自請故不書使結好合於事宜能其官也參之屈完高子來盟書法亦通迫與胡氏異耳

夏書伯來朝禮氏曰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脩王命古

朝天子而相朝失其正也禮氏曰曹伯十一年來朝纘越四年而相朝不期如事天子之禮文公受小國之朝而不報亦猶屢朝於齊晉而不見谷也禮氏曰左氏云諸侯五年再相朝古之制也按周禮諸侯猶各以服數朝天子若諸侯五年再相朝即須四面而往無停歇時矣以理推之諸侯除州伯之外無相朝之限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也齊人或者為孟氏謀曰魯爾觀

卜人以告惠叔齊人送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為孟氏曰國

故也葬親之終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

致美救之賀善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母絕其愛親

年其二子來孟獻子愛之聞於國或謂之曰將殺子獻

不亦遠於禮乎禮不如死一人門子句繩一人門子

將而來也

公孫敖慶父之後行又醜矣據奔富從已氏

後重君之出奔他國其卒與喪歸皆書于策者許翰以謂

文伯惠叔二子之哀誠無已也故魯人從其請國史

記其事仲尼因而不革者以教著教也喪還不書魯

感子以故父數公族之恩崇仁孝之教故特錄教喪

以示義高氏曰魯既許之復而立其子為仲孫氏矣

豈有臣其子而不使之奔其父之喪者乎崇公族

之因篤君臣之義則姑聽其家以其喪歸可也

曰有子考無咎朱子曰盡者前人已壞之緒子能幹

無咎矣周公命蔡仲曰爾尚蓋前人之德蔡氏曰尚庶

言庶幾能掩其父之惡也因氏曰不言來歸蓋齊人

但送於竟上而教之子自取以葬故不曰來於哀姜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齊人送之書曰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為孟氏曰國

故也

致美救之

年其二子來

不亦遠於禮乎

將而

公孫敖慶父之後行又醜矣

後重

文伯惠叔二子之哀誠無已也

記其事仲尼因而不革者以教著教也

感子以故父數公族之恩

以示義

豈有臣其子而不使之奔其父之喪者乎

之因

曰有子考無咎

無咎

齊人或者為孟氏謀曰魯爾觀

齊人送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為孟氏曰國

故也葬親之終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

致美救之賀善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母絕其愛親

年其二子來孟獻子愛之聞於國或謂之曰將殺子獻

不亦遠於禮乎禮不如死一人門子句繩一人門子

將而

公孫敖慶父之後行又醜矣

後重

文伯惠叔二子之哀誠無已也

記其事仲尼因而不革者以教著教也

感子以故父數公族之恩

以示義

豈有臣其子而不使之奔其父之喪者乎

之因

曰有子考無咎

無咎

言庶幾能掩其父之惡也

但送於竟上而教之子自取以葬故不曰來於哀姜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齊人送之書曰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為孟氏曰國

故也

致美救之

年其二子來

不亦遠於禮乎

將而

公孫敖慶父之後行又醜矣

後重

文伯惠叔二子之哀誠無已也

記其事仲尼因而不革者以教著教也

感子以故父數公族之恩

以示義

豈有臣其子而不使之奔其父之喪者乎

之因

曰有子考無咎

無咎

社其非禮妄作義已著矣今文公亦復如此必以為先朝故事可舉而行之也後世人君有與行先朝故事不顧義之可否皆因陋承○單伯至自齊齊人許單誤不知春秋之義者也來致命書曰單伯至自齊貴之也大夫執則致致則名此其不名何也天子之命大夫也

單伯天子之命大夫也故逆王姬會伐宋使去于齊皆書其字致而不名與意如媯反救略異者無所書而不尊王命謹臣禮也內大夫適他國不以久

反則以至書大夫國體一國之休戚係焉故也魯氏曰魯臣自他國至者三此單伯至自齊意如媯至自晉是也皆為齊晉所執幸得解脫故書其全以

此見經之書至者皆危之也魯氏曰魯大夫國體一國之休戚係焉故也魯大夫之遭執而書至者三單伯書者尊之也叔孫媯不夫氏

賢之也意如去族左氏所謂尊晉罪已也執而不書至者季孫行父蓋與公同歸以至公為重也○若如左氏之說以單伯為周大夫則提齊執王使

且無以明齊人之執王使也春秋辨上下尊王室之義哉

晉卻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晉卻缺以上軍下軍伐蔡

曰君弱不可以怠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環凡勝國

何至之獲大城焉曰入之晉卻缺入不言伐此其言伐

之不而後入也所以兼蔡侯既與楚子

次于厥貉故不與新城之盟晉卻缺伐之斯有名矣凡

伐不言入伐之不服然後入焉見蔡雖附楚楚人不之

救也故書戊申入蔡而足以知楚之不修所以服楚而暴

人自取之亦所以甚晉也然晉魯不修所以服楚而暴

小國以爭諸侯欲使區區之蔡捍楚之強而不二則亦

難矣故言伐言入甚之也謹而日之又甚之也張氏曰

君弱不可以怠修德以來蔡上也缺乃以兵伐而入其

國徒示威武暴及其都民而蔡終不心服謂之能佐霸

主服諸侯可乎言伐言入甚之也張氏曰晉文踐土于

溫翟泉之會蔡皆與會楚次厥貉蔡為罪首以附之卻

缺伐之斯有名矣然齊桓潰蔡而後臨楚意不專在蔡

也今晉不能敵蔡雖入蔡而不有益見其無能為耳張氏曰

大夫自伐書陽夏父入書卻缺侵書趙穿由是凡役書

此條入而書伐舉日於伐入之間



通經無此例公羊以為兵至即入趙子云若然當云戊申晉卻缺伐蔡入之此既先伐而後日入則非即入可知矣安得與甲寅齊人伐衛同義乎故竊疑書法於此乃予晉而罪蔡之文蓋厥貉貉之次獨蔡有心於從楚新戒之盟中國大協而蔡又不至蔡之得伐未為過也又不然後入之也雖不得謂之義舉猶近乎用師之有節者未可以為暴也穀梁疏說頗得之胡氏雖無傳以前駁貉新城責蔡之文推○秋齊人侵我西鄙○齊商人篡我西鄙○我命大夫罪不勝誅而反加兵於我故賊而人之也○齊之興師無名故曰侵○季孫行父如晉侵我西鄙○故季又子告于晉○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於是齊難見是以公不書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為故也凡諸侯會公不與不書諸君惡也而而不書後也○程子曰此盟為齊亂也魯以備齊不在會故不序又稱諸侯者衆辭見衆國無能為也

盟于扈者晉侯宋公衛侯陳鄭曹許八國之君也何以不序略之也○再有事而不序諸侯散辭也○主也而與諸侯同稱諸侯不以霸上異晉靈也○春秋於夷狄君臣同詞而不分爵號去說者以為略之也八國曷為略之等於夷狄乎齊人弑君不能致討受賂而退奚以賢於狄矣不曰晉人會諸侯盟于扈而曰諸侯盟者分惡於諸侯也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弑君之賊夫人之所得討也而况諸侯乎況於鄰國乎○主齊弑其君與諸侯而莫能正晉固自有罪矣諸侯皆莫之討不亦病乎夫諸侯不專征者也田恒弑簡公而孔子請討焉是豈非義而孔子行之哉從此略諸國之盟于扈之意晉固有罪而諸侯亦病矣



天下乃卑躬下氣以請叔姬置討賊之公義篤歸女  
之私情書齊人執子叔姬齊人歸子叔姬其執其釋  
在人閱禮而病魯也○**公羊**云其言來何閱  
之也非也加來何以爲閱不加來何以爲不閱此直  
來歸耳元強說也穀梁云父母母於子雖有罪猶欲其  
免也亦非也鄭伯姬來歸有罪見出者也齊人來歸  
子叔姬無罪齊  
人強出之者也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郭**郭音字齊侯侵我

伐曹入其郭討其來朝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  
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之  
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  
不懼于天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查周頌曰畏天  
之威于時保之不懼于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  
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此矣**公羊**曰郭者何  
也入郭書乎曰不書入郭不書此何以書動我也動我  
者何內辭也其實我動焉爾**公羊**曰魯盡禮於晉  
而見侵弗恤曹修禮於魯而被伐莫救夫豈特齊之暴  
突無道皆晉靈通肩之失職也**公羊**曰商人爲君也故  
諸侯會于包澤伐之晉取賂而懷是成商人爲君也故  
自此遂書齊侯商人知諸國之無能爲益無顧忌釋其

威暴且惠魯使晉以謀已故一歲而再侵魯惡魯而及  
曹非理甚矣此伐不言入其郭者甚之也因魯而加  
兵於曹曹可侵也而曰伐者討其以禮事魯執辭正  
也齊侯具其文者異其事也**公羊**曰齊魯之爭齊  
桓未伯之先有長勺次郎之役晉文未伯之先有至  
取穀之役至此而齊二弱魯矣雖以子叔姬無寵之故  
而實晉伯之不振也陳氏云兵事書遂必天下之大故  
此語亦有見書侵書伐書入郭皆特筆則此役書遂固  
不可與齊桓之侵蔡遂伐楚例論而又有甚於楚之侵  
陳遂侵宋晉之侵鄭遂侵衛者矣外兵事書遂者五而  
齊獨兩見焉晉之失伯非齊爲之歟○**公羊**云  
入郭不書此何以書動我也按因其侵伐我遂入曹故  
得詳其事非爲其動我也**公羊**曰入郭始矣幾乎入矣  
豈得不輕於闢

**庚**王十有六年晉靈十 齊懿二 衛成二 十四 蔡文公

**桓**二十六年宋昭九 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

**及盟**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侯君間

弗及盟何不見與盟也大夫求盟諸侯宜弗盟也命矣齊得內辭也魯齊既先約盟而公無不往乃使公不親往魯齊既先約盟而公無不往乃使季孫行父會故齊侯不及盟文公即位之元年以會霸主為憚而付之公孫叔以取晉怒魯之不得志於晉者數十年今齊之亂公能修明政刑告天子方伯以討其罪則雖大國必畏之矣既不能然反使商人得以強大而威我親戚命使執季於齊邊鄙被與國蒙伐此有志者困心衡慮而圖之之時也文公方且宴安於其國復使其臣犯分求盟以平察日之釐抑何不思之我盟也上既曰會齊侯則是齊許之會非絕魯也六月公子遂及齊侯盟可知矣齊懿之不與行父盟非果能以大夫不可抗諸侯之禮勢亂魯而脅文公之親至及襄齊懿之不與行父盟非果能以大夫不可抗諸侯之禮復責文公之不立矣故直書曰齊侯弗及盟不以商人之侮辱為恥也然平丘之盟則言公不與盟此不曰行父弗及盟而書齊侯則季孫亦不能無責矣齊懿之不與行父盟非果能以大夫不可抗諸侯之禮陽穀之弗及齊侯而弗見及也齊懿之不與行父盟非果能以大夫不可抗諸侯之禮○夏五月公四不視朔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然則曷為

不言公無疾不視朔有疾則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天子告朔于諸侯諸侯受乎禰廟禮也公不視朔公不臣也以公為厭政以其矣

天子班朔于諸侯諸侯每月奉以告廟出視朝政

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于天子載于太祖廟每月朔朝朝使大夫南面奉天子之命君北面受之乃祭一月之政頒於其國故謂之視朔必受之於廟者孝子緣生以事死親存則朝朝而夕夕已死不致忘故朝朝受朔而視政也杜預曰諸侯每月必聽政因朝于廟今公以疾闕不得視二月三月四月五月朔也

文公四不視朔公羊子以為有疾也不言疾自是公

無疾不視朔也公羊子遂曰是後公不復視朔政事委任不復書其畿已明矣不復畿也禮廢自文公始不曰始不視朔者或行而或廢也

此見聖人所書之意若後復視朔者必於此書公有疾與昭公如晉之事比矣法無往不寓以見諱國惡

而不沒實之意文公以疾不規朔春秋不用昭公有疾乃復之例書公有疾四不視朔而特書公四不視朔蓋文公自是因循不講告朔之禮以致他公不復舉行所以定哀之時聖人有我愛其禮之言羊存而禮廢其必文公厭政備見於經閏不告朔不視無兩如於此歟

也則其心放而不知求父矣頌也諸侯上與天子之所命下受萬民之時故其奉王朔告于朝則謂之告朔退而視朝以授民則謂之視朔前此未有書不視朔者若其有疾則亦常事爾此特書者見公之非有疾而然也蓋欲符季孫行父之言使齊不疑耳

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天子錄之是幸其豐不盡廢也今又書不視朔是未嘗朝廟聽政智廢其矣告朔乃諸侯所以奉天子之政令當時諸侯既不稟命于天子而自立又不朝于天子而述我其所承天子之命而授之民者惟有此耳水木本原之義泯滅而僅存者也文公時廢此禮而不行實有無王之心非特怠於事神治民而已也公羊左氏以為公有疾穀梁以為無疾今考四不視朔實在齊

疾不及明盟之後公子遂明盟鄭立之前蓋孟公性怠情又懼商人之辱已故因微疾而託之以不聽政遂辭齊而不書莊公七月有疾八月薨亦不書八月不視朔是文公之疾非果不能視事也子貢欲去告朔之羊蓋沿襲之弊以是為不急之務或廢或行至春秋之末雖賢者以為當廢春秋特筆以罪文公議其作備耳文公不視朔左氏以為有疾而公穀以為無疾三傳說皆通蓋此時本以疾而許齊自是遂因循廢之爾宋子曰魯自文公始不視朔則此後不復告朔可知前閏月之不告猶行朝廟之禮也於是朝廟亦不舉矣又曰正義云告朔謂告于祖廟視朔謂聽治月而視朔由公疾而廢其告朔或有司告之不必廢也此亦一說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郟立郟音西公作郟

作菑立公使襄仲納賂于齊侯故盟于郟立

復行父之盟也行父請盟則弗及仲遂納賂則

畏而強欲與之盟也然行父請盟則弗及仲遂納賂則

從從商人之為君可知矣見於於近言宜哉春

我書公四不視朔非齊侯之欲故明年齊侯復伐西鄙僅之由則知此盟非齊侯之欲故明年齊侯復伐西鄙僅

少婦而已。故謹而曰之。齊魯皆千乘之國。齊魯能伐魯。魯豈不能扞齊。沈直而壯者。存魯曲而老者。在齊。彼以其力。我以其義。吾何謙於彼。而行父。襄仲。乞明。豈不得至。納賂求盟。魯之君臣。有愧其矣。○秋。八

月辛未。夫人姜氏薨。○傳曰。魯公大。毀泉臺。○傳曰。有蛇

入于國。如先君之數。八月辛未。魯姜薨。泉臺。○傳曰。泉臺者何。郎臺也。郎臺則曷為諱之。泉臺未成。為郎臺。既成。為泉臺。泉臺何。以書諱。何諱。爾祭之。諱毀之。事貳事。緩喪也。以文為多。失道矣。○傳曰。古為之。今毀之。不如勿數而已矣。

先祖為之非矣。○傳曰。莊公然臺之存。毀非安危治

亂之所繫也。雖勿居可也。而必毀之。是暴揚其失。有

輕先祖之心。此覆霜之漸。殺父與君之前。春秋之所

謹也。故書。○傳曰。魯勞民也。築之勞。毀之勞。既築。又

非而毀之。是暴先君之惡也。公羊之說。得之。○傳曰。非而毀之。是暴先君之惡也。公羊之說。得之。

○傳曰。蓋勞人也。又勞人以。○傳曰。為者之非。是益非也。○傳曰。或者謂先君築之。○傳曰。今毀之。是又公毀之。○傳曰。尚日毀之。重勞且不敢。○傳曰。以國君而勞民。以毀先君之所築者乎。○傳曰。喪不。二事。二事。○傳曰。喪也。非也。但毀一臺。何能令。喪緩乎。○傳曰。魯姜九月而葬。所以緩者。亦猶作。○傳曰。公羊。○傳曰。魯姜九月而葬。左氏記蛇妖。春秋有異。皆備書。何故而闕之。其說安也。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傳曰。楚大。伐其西南。至于阜

丘。以侵訾。技庸人帥。○傳曰。將伐。楚於申。息之北。門不。楚人謀。從於阪高。為賈

日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傳曰。各走。其邑。誰。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蓋

以往。振。厚。同。食。以。于。何。遂。使。廬。戰。黎。侵。庸。及。庸。方。城。庸

人。逐。之。囚。子。揚。窈。二。宿。而。逸。○傳曰。庸師。衆。群。蠻。聚。焉。不。如

復。大。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傳曰。師。救。曰。不。可。如。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唯。裨。儵。魚。人。實。逐。之。庸。人。曰。楚。不

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駟會師于臨品分爲二家  
子越自石溪子良自仍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群蠻  
從楚子明  
遂滅庸

楚大饑戎與麋濮交伐之而庸人幸其弱帥群蠻以  
叛楚此取滅之道也楚人謀徙於阪音反高焉于委反賈  
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亦見其謀國之  
善矣故列書二國而楚不誣師滅楚之罪詞也  
乘饑饉帥蠻危楚楚一畏然則無以保其國然則楚  
待敵必制服之而已夷人宗社豈王法之所容乎楚  
子克庸而遂滅之其罪大矣是以人楚子而罪其滅  
也  
城濮之役秦人在焉遂與中國盟會晉襄因殺之役  
報復不已自是失秦使其協利以攘楚且討其弑君  
父之罪蓋有餘力而晉反棄秦  
以資其楚此中國所以不振也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公作夷白  
魯德於國人宋饑竭其

藥而貨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無  
日不數於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相以下  
無不血也公子鮑美而豔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乃助  
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於是華元為  
右師公孫友為左師華耦為司馬鱗懼為司徒蕩意諸  
為司城公子朝為司寇初司城蕩卒公孫友辭司城請  
使意諸為之既而告人曰君無道吾官近懼及焉棄官  
則疾無所庇子身之貳也姑紆死焉雖亡子猶不亡族  
既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蕩意  
諸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  
人諸侯誰納我且既為人君而又為人臣不如死盡以  
其寶賜左右而使行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  
逃其難若後君何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未  
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書曰宋人  
弑其君杵臼君無道也文公即位使母弟須為司城華  
耦卒而使蕩意為司馬公羊傳弑君者曷為或無名氏  
或不稱名氏大夫弑君稱名氏賤者窮諸盜  
窮諸人大夫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

此襄夫人使甸殺之也而書宋人者昭公無道國人  
之所欲弑也公羊傳稱人者衆辭衆之所同則若周  
稱人猶曰衆人殺之云耳

昭公之篇大夫特書官而意諸不言及大夫而不書官則臣子何罪意諸而言及則昭公疑於殤閔也書人皆微者也國君無道微者得以殺之君之罪而又誅其臣子也君無道而弑之可乎諸侯殺其大夫雖當去於罪若不歸司寇猶有專殺之嫌以為不臣矣况於北面歸戴奉之以為君也故曰人臣無將將而必誅昭公無道聖人以弑君之罪歸宋人者以明三綱人道之大倫君臣之義不可廢也宋人弑其君將曰國人利公子鮑之惠奉而欲立之因昭公田孟諸邾向之師攻而殺之是宋國之人皆欲弑之也齊人弑其君高人亦齊人利商人之惠縱其弑舍而君之及邠駸闚我弑懿公而國人又莫之討是齊國之人皆有罪也莒人弑其君密州以莒子厖國人攻而弑之是然則有土之君可以肆於民上而無誅乎諸侯無道天子方伯在焉臣子國

人其何居音死於其職而明於去就從違之義斯可矣也若專歸罪於夫人則梓白無道失衆之惡無自而見惟以衆言之則夫人之罪在其中矣此之謂善志春秋之出君以無道致禍者衆矣獨梓白與齊商人之言密州無人之以弑者天之所廢必若桀紂然以紂之虐民欲與之偕亡而成湯放之猶有慙德以紂之不善意兆離心而文王事之猶不敢違况君罪未至此而輒為賊以弑之乎昭公不自言不能其大夫至於君祖母以及國人則其無道而不足以及君宋固不誣矣然左氏云公子鮑美而監襄夫人欲通之使襄夫人與鮑果有淫行則舉國之人豈肯心悅誠服而當國大臣安有順鮑之所欲而君之乎此未可信竊意昭公無道久失衆心故襄夫人密使人因衆惡而弑之既弑之而猶加以美謚則將掩其殺國君昭公無道之實又斥宋人惡之罪而襄夫人以君祖母縱國人之弑其君其與弑之罪不書而自見矣朱子綱目於後魏馮太后鳩鵲祖直書曰太后弑其主蓋取春秋書宋蕩意諸亦死職春秋削之不得班



於孔父仇牧荀息何也三子閑其君而見殺春秋之所取也意諸知國人將弑其君而不能止知昭公之將見殺而不能正坐待其及而死亡之所謂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奚得與死於其職者比乎

王氏曰意諸違亂出奔未幾而復反既不能引其君當道使免於難文結於利害之私而守位不去其亦不仁矣

聖人所以獨取高哀之去而書字以褒之也

辛丑王十有七年晉靈公十一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文公鮑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計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其所也

程子曰行天討而成其亂失天職也

故不卿之

列國之卿其君所與其天位治天職者宋有弑君之

亂欲行天討而伐宋乃其職也復不能討而成其亂是不足為國卿失其職矣故皆貶而稱人

失討賊之義也宋賊無主名宜若勿討其責諸侯以討之何子弑父凡在官者殺無赦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衆人弑君賊奈何勿討也賊可以勿討則昭公書葬矣

大夫帥師稱名氏賤者窮諸人其稱人賤之也陳恒弑簡公孔子請討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卿大夫之位者乎春秋之誅亂賊如魯宣公者與謀也如楚公子比者與爭也若宋文公始無弑君之謀終無弑君之逆而以爲弑君者有其情也今諸國之師不探其情而無所委罪焉賊而人之不亦宜乎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之母也周氏曰九月乃葬慢也不稱僖姜而別爲之益非禮也文公三不與諸侯盟會四不視朔又緩葬其母其怠於政事可知也

齊

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請盟六月盟于穀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宋昭公雖為無道人臣將而必誅春秋正宋人為弒

君之罪所以明人道之大倫也故大夫無沐浴之請

則貶而稱人諸侯無討賊之功則略而不序

昭公雖

昭公雖

昭公雖

昭公雖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宋昭公雖為無道人臣將而必誅春秋正宋人為弒

君之罪所以明人道之大倫也故大夫無沐浴之請

則貶而稱人諸侯無討賊之功則略而不序

昭公雖

昭公雖

昭公雖

昭公雖



鄆立賂盟則辱於齊誠哉是言也然自七年會亳以後  
十三年新城以前楚商臣方以伯事召諸侯宋鄭蔡皆  
靡然從之魯於是時獨能堅事晉室故衛雍之盟公子  
遂之救承產之謀皆蔡之會亦不為無益於晉盡之伯  
數年之間楚振秦術之聘曹伯之兩朝魯亦若尤能為  
諸侯之望者奈何晉室不振齊商人之侵暴不已行父  
兩告而後師不出於是陽穀之盟穀之盟魯遂困於齊  
矣雖文公之媿有以致之亦晉之咎也若夫敬齋裏什  
之事則又襲成風之餘智者文公前有說而不見後  
有賊而不知身死之後家嗣成賊其亦莊公之傷哉○  
秦伯瑩卒周文公曰秦雖伯益之後本附庸也僻在西夷  
自秦仲始大至平王時襄公有功於周室賜○夏五  
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齊懿公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  
乃搃而別之而使歐僕納聞我之妻而使我歐僕乘夏五  
月公游於申池二人浴於池歐以扑我歐怒歐曰人  
奪我妻而不怒一撲女庸何傷我曰與其父而弗能  
痛者何如乃謀殺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齊人立  
元公子

按左氏齊懿公即位則那歎觸之父而使歐僕納聞  
職之妻而使職驂乘二人者實弑懿公然則於法宜  
書曰盜齊國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  
夕之故而義各不同如聞賊弑君不書盜而  
曰齊人須孰着傳文思聖人之意使  
弑君則書弑君夫入而能為春秋也而特變其詞以  
為齊人何也亂臣賊子之動於惡必有利其所為而  
與之者人人不利其所為而莫之與則孤危獨立無  
以濟其惡篡弑之謀熄矣惟利其所為而與之者眾  
是以能濟其惡天下胥為禽獸而莫之遏公子商人  
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津忍其家而貸音於公有司  
是以財誘齊國之人也齊人貪公子一時之私施不  
顧君臣萬世之大倫弑其國君則醜面以為之臣而

不能討執其君母則拱手以聽其所為而不能救故於懿公見殺特不書盜反以弑君之罪歸諸齊人

齊人當誅之賊也於法本從州吁無知之而聖人書齊人殺其君者所以深罪齊國之人也

齊人殺商人自以其私非討賊也春秋之義弑君大惡之人殺之必正其罪有不討其罪又以其私則亦曰弑君也所以原情定罪而大為之防也

以誅亂賊之黨弭篡弑

之漸所謂拔本塞源懲禍亂之所由也故曰春秋成

而亂臣賊子懼亂賊之黨且見齊無臣子而商人得遂為君也

曰商人固當討之賊然齊人不以為賊此固無臣子而商人得遂為君也

君之者三年以為賊則不當事以為君則不可弑今三年事之一日弑之亂作於大分已定之後故曰弑

其君也况商人聚斂聚士以成弑舍之謀則齊人乃同惡之黨所以敢弑商人而特書齊人

行於無人之境則齊人固惡商人而欲其斃也春秋

州吁無臣之說以討賊書又不從楚比之例以盜殺

書蓋罪齊人弑以君而後書字文化及弑其君賢蓋取

法春秋書商人之例耳此季存孝之叛其養父而歸

朝廷君子不丁以徙義而豫讓之不肯委質為臣而

報讎者所以見無於史策也

六月癸酉葬我石文公○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秋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文公二妃敬嬴

生宣公敬嬴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

欲立之反仲不使舉上客而不緝介不正其同倫而

相介故列而數之也

使舉上客將弒元帥此春秋立文之常體也其有變

文書介副者似以起問者見事情也子赤夫人之子今卒于弑不以其實是為去國諱惡無以傳信於將

來而春秋之上義隱矣故上書大夫並使下書夫人歸于齊中曰子卒則見禍亂邪謀發於奉使之日而公子遂弑立其君之罪著矣

知也則以為史耳乃春秋則欲起問者見善惡也仲遂將弑君謀之齊而後史經書子卒其實尚隱故原其禍亂之始也齊與人之大臣謀弑其君春秋所以異而惡之也

命也春秋累數而不特書者齊請立宣公得臣非介蓋命也春秋累數而不特書者齊請立宣公得臣非介蓋

公于遂將殺適立庶而先書齊以請故也齊以請故也

每事一卿乎遂將弑君故一卿借往罪不容誅即位遂執魯國之政特盟霸國之卿專會諸侯之師重以文之庸闕於政事無君之心非一日矣故假使齊之行執得臣相往為接強鄰以定哉

冬十月子卒子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用

務人止之曰人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用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失之中公申務人奉其帛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則何以不日不忍言也

諸侯在喪稱子之為在喪之君也凡君在喪恒稱子

也既葬不名終人子之事也踰年稱君緣民臣之心

也子卒何以不日遇弑不忍言也年而見殺但書卒

不可斥既葬而不名不名而遇弑者不日以見其弑

子赤是也未踰年故不日以別之子赤踰年而稱君

君而遇弑者不地以見其弑閔公是也何以知其賊

乎上書大夫並使去聲下書子卒夫人歸則知罪之在

公子遂矣孫于邾出奔莒則知罪之在夫人與慶父

矣慶父曰子遂殺子惡經不削其族事同而既聚從同

也同繼世之恩終事之重情文之節隱惡之禮記事之

信田氏曰繼世謂在喪稱子終事謂既葬不名情文

各見禮文之尊故隱惡謂不書誅亂臣討賊子之

義備矣知重嫡庶之義故仲尼削之私事公

子遂敬贏奪嫡之心也然其敢啓是心者變故也有

夫人太子而變能妾則文公所以怠於政事者有自

來矣國君昏於女寵慢棄國政故妾媵大臣相與謀

賊君嗣而不能余所謂前有與而不見後有賊而不

知者文公之謂矣叔彭生身為大臣既無以救文公

之失政又不能能仲遂之邪謀有公用務人之忠言

不能用其心就九無毫髮持之實沒而不書有以

也哉仲遂殺惠伯而埋之史官畏遂威

得以死節書仲遂殺惠伯而埋之史官畏遂威

權不敢書曰公遂殺叔仲彭生夫子作春秋當表

公之時而宣公乃時君之祖考故亦仍舊史為國諱

惡而不敢增也苟曰必死君命而後為死節則人臣

行君於患難之際待召而往亦已晚矣或謂惠伯不

發仲遂之謀令君及禍故不書卒夫以季文子孟獻

子之賢皆黨遂逆謀反得書卒而獨責備於惠伯聖

筆之討罪抑不如是之偏也何休以惠伯先見殺與

荀息異然孔父先月殺而得書則亦非矣

夫人姜氏歸于齊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

謂之哀姜殺不傳惡宣公也有不待既絕而罪惡見者

有待既絕而與從之者姪嫁者不孤子之意也一人有

子三人緩帶一曰就賢也

書夫人則知其正田氏曰以氏係姓姓以書姜氏則知

其非見絕於先君田氏曰姜不稱姜氏書歸于齊則知其無

罪田氏曰言歸也異於孫于邾者田氏曰哀姜與而魯

國臣子殺適立庶敬贏宣公不能事主君存適母其

罪不書而並見音現矣魯氏曰書夫人姜氏歸于齊于

無所依矣魯氏曰文定於九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傳

曰出姜至是蓋不安於魯適無之亂未有不始於妾

上借夫人失位而歸救姬于魯魯人弒赤而亂出姜

氏齊弒君出母後先一轍王綱廢伯政廢弛莫有

也文姜齊而夫人出則知嗣子之沒於莒而不容於魯

氏書歸而無貶辭則知責魯之臣子而姜氏為無罪

矣此聖人屬辭之深切著明發人有考於是而知子

惡之所由歸于其按夫人公薨之後以子見殺自歸父

母之家非波出也若有罪見紀則

當云出歸于其不得但言歸也

季孫行父如齊魯氏曰告宣公之立也

不待之也魯氏曰前乎子卒書如齊後乎子卒書如齊

齊實聞乎故所以惡齊也宣十八年行父實與其弒惡而立

立庶者仲也夫乃逐仲族則行父實與其弒惡而立

公故出姜歸齊而行父遽如齊焉惡實齊之悞恐齊人

聽夫人之訴而來討於是議納賂而請平焉行父之罪

固不待貶而魯國臣子皆不可勝誅也魯氏曰經書行

父如齊於夫人大歸之後則行父亦與於弒矣君薨太

子立正也非姦臣之利也舍嫡立庶姦臣之利非國之

福也強家擅利以市恩於新君而專權自茲始矣史

墨云魯自東門遂殺嫡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

氏於昭公也四君矣或者

-5 200 35 925" data-label="Text">

又生季作愛季作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

魯氏曰

魯氏曰

魯氏曰

魯氏曰

魯氏曰

魯氏曰

魯氏曰

魯氏曰

魯氏曰

魯氏曰

魯氏曰

魯氏曰

魯氏曰

魯氏曰

魯氏曰

魯氏曰

魯氏曰

魯氏曰

魯氏曰

魯氏曰

魯氏曰

魯氏曰

魯氏曰

-5 170 35 200" data-label="Text">

魯氏曰







